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十二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嘉曾

謄錄監生臣李應坡

周禮訂義卷十二

宋 王與之 撰

内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内宰宮中官之長○愚案自内小臣以下皆内宰為之長

賈氏曰内宰治婦人之事對大宰治百官故稱内宰大宰不稱外則兼統内

呂氏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風化並行故贊治之

官皆曰宰内宰屬之大宰意其治家之道亦權衡審訂於大臣格心之所自出歟

愚案宮中官不過三項宮正宮伯宿衛之官今之環衛是也宮人掌王寢洒埽次舍之事今之修内司是也至於内宰凡宮中之奄豎與諸嬪御皆在所統則今之入内内侍省都知是也其體甚大其官甚尊其長以下大夫其屬無下士可謂尊矣

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内之政令

賈氏曰書謂書之於版○劉執中曰內宰所掌六宮之陰禮九御之婦職王內之政令閽寺之法禁皆其所以為書○鄭鍔曰書所以教宮人如後世女則女訓之類○鄭康成曰版謂宮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録籍圖王及后世子之宮中吏府官之形象○劉執中曰宮內百職之名氏皆載於其版宮寢內外之廬寺皆畫於其圖所以分宿衛之所居○王昭禹曰王內后宮也○鄭鍔曰小宰所治之王宮乃王之六寢此所治之內宮蓋后夫人所居之宮乃王之北宮夫以王者之尊嚴后夫人之寵貴而中宮之事乃以朝廷下大夫統

治而宰制之其意以為第裯既交則情與愛洽顏辭媚熟則公為私奪故雖宮闈之政令一以付之示大公至正以塞險詖私謁之原故名官曰内宰而使掌書版圖之法焉○黄氏曰康成謂政令施閽寺者非均稍食分人民皆為政令不獨施於閽寺

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

易氏曰鄭氏謂稍食為吏之廪禄人民為吏之子弟宫中恐非吏與子弟所可得而至胡五峯疑官吏與妃嬪

雜處以經攷之自有明文秋官掌戮曰宮者使守內蓋王內之職惟內小臣奄四人為上士其餘皆非命士則知所謂宮者皆人民也以版圖之法治之如某所為宮某所為寢某所為廬舍分以守之故曰分其人民或謂國君不近刑人刀鋸之餘春秋所戒何至后宮之邃嚴而刑餘之錯列歟是不然王內之人民猶王宮之人民司隸帥四翟之隸以守王宮則責之以守而已非近而親之也與後世親內官而疏外庭

者異矣○陳君舉曰分其人民以居之只看目録便無可疑天官一篇應于外朝盡用士人為之至醯醢酒漿之屬却是奄人女奚自内宰而下内小臣寺人内豎至女史皆奄奚為之至於典婦功典絲枲染人屨人苟外有司可為者依舊是士人為之而内司服與縫人又非奄人不可所謂分其人民只是許多奄人女奚女御在宮閫之執事者耳○鄭鍔曰均其稍食與宮正所均者同分其人民以居之與宮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同宮正宮伯所均所授者王之宮此所均所分者王之北宮所以不同

以陰禮教六宮

鄭司農曰陰禮婦人之禮○王昭禹曰凡內事皆陰也后祭市謂之陰禮司徒教親謂之陰禮與此意同

鄭鍔曰周制后有六宮猶王有六寢正宮一以聽內事燕宮五以息燕其制以一宮為中四宮處四角而正宮一則在前不名曰寢乃曰宮者蓋寢則息燕之義宮則隱蔽之言息燕非婦人所宜言而婦人以隱蔽為自重故王謂之寢而后則名曰宮六宮者指后言之不曰王后而曰六宮不敢斥言王后之尊與王同體不斥言示

訓也后為六宫所取正猶教以陰禮者葢王后正位宫闈同體天王治亂因之興亡係焉能知陰禮則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裏謁不干于朝外言不入諸閫闗雎之風行彤史之化修矣

以陰禮教九嬪

鄭鍔曰九嬪九人猶朝之九卿經曰内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嬪居九室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祭祀則贊后賔客則從后所任為尤重不知

禮則上納王后於邪下帥九御為非矣故亦以陰禮教之說者謂均名曰陰禮既言以陰禮教六宮又別言以教九嬪何也蓋有王后之陰禮有九嬪之陰禮教后以配王之陰禮其禮為大教九嬪以婦人之陰禮異夫王后之所謂陰禮也故別言之以明其異○鄭康成曰教以婦人之禮不言教夫人世婦舉中省文也

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

鄭康成曰婦職謂織紝組紃縫線之事○王氏曰婦職之法所以

事王及后共祭祀賓客之職法九御女御○王氏曰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則屬一嬪故謂之九御○黃氏曰九御名官曰女御其於婦道有所未知也○王氏曰使各有屬使屬於九嬪○杜子春曰二事絲枲之事○王昭禹曰大宰以絲枲之職任嬪婦內宰以絲枲之事作九御蓋九御勤於絲之事則天下無不蠶者九御勤於枲之事則天下無不績者○易氏曰二事之說鄭氏以為絲枲王氏新傳以為祭祀賓客之事非也二即貳也左氏載史墨之言曰物生必有兩有三乃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知王以三公為貳則知王后以三夫人為貳矣知諸侯以三卿為貳則知三夫人以九嬪為貳矣以至九嬪則貳之以二十七世婦二十七世婦則貳之以八十一女御正合此經各有屬之義○黃氏曰九嬪職曰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

婦功婦功即婦職作二事者也與婦德婦言婦容皆為陰禮特言二事著女御之職也世婦以上無絲枲二事必使內宰教九嬪者古人學必有師雖女子亦然故九嬪職謂之婦學不教世婦世婦知婦道矣

鄭鍔曰說者謂周制天子六宮自后而下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內宰宜皆在所教也獨教六宮教九嬪教九御上不及夫人下不及世婦何也蓋夫人猶王之三公坐而論道三夫人亦從論婦禮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非明道者不可以處其位然不明婦禮豈可以處三夫人之職哉六宮之尊

猶且教之則三夫人從可知矣嬪之為賔也猶朝之九卿焉而婦則執婦道以事人者也於其尊而有賔道者猶且教之則世婦從可知矣

李氏曰男女之際人所甚重前哲備言之矣然而賢妃聖后之不世出亂國亡家者往往皆是葢婦人之性陰昧而柔弱鮮克正者堯之試二女以嬪于虞以觀厥刑焉堯之二女其淵源非不善尚曰舜能以義理下其心則不漸以教不摩以禮其不行婦道明矣

夫后妃同體於王其次嬪御亦所愛幸一舉動足以
旋轉天地薄蝕日月其為禍福不可勝言矣並寵則
妬不答則怨憎則有讒言愛則有私謁府庫或為之
空刑賞或為之濫姦邪或為之昌忠義或為之盡冢
嗣或為之易帷薄為之不修社稷為之不食妹喜之
殺桀妲己之殺紂此類豈少哉成周内宰之職王宫
之中自王后而下至女御之卑皆受教皆習禮德皆
正言皆順無治容無廢功無侈服無衰道則閨門之

内何有不肅傳之天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嫉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兎罝之莫不好德於此見矣王道安得而不成乎

林之奇曰宮禁之密房闈之事内宰何能教之男女之别正家所先未聞使外官治内事也后夫人以下欲無驕侈嫉妬無讒言私謁在人君正身率之耳豈使内宰教之乎舜以匹夫而妻帝女使執婦道于虞

氏書曰嬪于虞蓋以德化之也文王能使太姒之有
德亦身率之耳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皆非使人而教之也
正其服禁其奇紀宜反衺似嗟反展其功緒
王氏詳說曰后六服夫人揄翟闕翟九嬪則鞠衣世
婦則展衣女御則緣衣此所謂正其服○劉執中曰六服自存其制不可踰此謂常居之服亦有物色可以僭上而邀寵者必正之尚德也○鄭鍔曰惡莫
大於奇衺奇則怪而不常衺則僻而不正左道之禍

常由是生漢武帝后宫為方術所誤呪詛之變與巫蠱之姦起以大逆亡道坐死者前後數萬人由不禁之於早耳○鄭康成曰展録也緒業也○鄭鍔曰既作二事於前則當省其功緒於後作之而不省則勤者不見知而怠者以嬉遊廢業

楊氏曰嬪婦内職也而列之天官之屬内宰涖之教以陰禮婦職之法使各有屬以作二事禁其奇衺展其功緒則内無曠職而作淫巧以蕩上心者不容於

其中矣其進御以時敘焉則便嬖暱寵之私亦無自而有關雎化行雖曰后妃之德亦先王治國家中外一體也後世先王之法廢中外離絶不相統一竒衺無禁功緒不展而婦式之法不行焉逸居無教言德功容不循正道妬寵相乘而嬖暱之私得以干其上矣自周衰迄於漢唐女禍無世無之職此之由不遵先王之成憲而能正家而天下定者未之有也

大祭祀后祼（古亂反）獻則贊瑶（音遥）爵亦如之

鄭鍔曰周制王后無祭天之事則大祭祀者祭宗廟也○王氏詳說曰王以圭瓚酌鬱鬯祼后以璋瓚酌鬱鬯祼王以玉爵酌醴齊朝獻后亦如之王以玉爵酌盎齊饋獻后亦如之若夫后所酌瑶爵者謂獻尸時也蓋王之獻尸以玉爵酌醴齊后之獻尸以瑶爵酌盎齊是九獻之禮后與王之所以相為異同也○賈氏曰已上三事内宰皆佐后祼時以璋瓚授后獻時以玉爵授后故云贊也瑶爵亦如之后亞王而酳尸則内宰以瑶爵授后亦贊之也○鄭鍔曰后當行祼獻之禮内宰贊其事使不失節至於用瑶爵以獻之

時則亦贊焉鄭康成謂瑤爵者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爲飾然考之於禮既祼之後從獻之時王以玉角酌玄酒后以玉斝酌清酒朝獻之時王以玉爵酌盎齊后以瑤爵酌醍齊自三獻以至九獻王皆以玉爵后皆以瑤爵康成特指七獻之時所用之爵恐非也○史氏曰瑤玉之次公劉之詩曰維玉及瑤后之爵降王一等以瑤爲之示次玉也

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

鄭鍔曰后之服六而祭祀之服所用不同祭各有位而后之位所立各異如祭先王則當褘衣祭先公則

當揄狄祭羣小祀則當闕狄是正其服也如君在阼則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則夫人東酌罍尊是正其位也○鄭康成曰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王氏曰進止之節使與禮樂相應　王昭禹曰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詔其儀則使其容比於禮其節比於樂

贊九嬪之禮事

鄭鍔曰當奉祭祀之時九嬪即贊后薦徹豆籩九嬪所舉應禮則后之所舉得禮矣宜有以贊之

凡賔客之祼獻瑶爵皆贊

鄭康成曰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賔客者祼之禮亞王而禮賔○賈氏曰大行人上公再祼而酢謂王先一祼次后再祼也祼時大宗伯代后至于拜送則內宰亦贊后拜送爵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賔也瑶爵亞王酬賔也坊記曰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

王昭禹曰先王承賔猶承神故大饗之禮惟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是以祭祀后有亞祼亞獻與瑶爵獻

尸之禮而賔客亦如之祼獻則王禮賔客而后亞獻瑤爵則王酬賔客而后亞王酬賔客〇王氏曰不言后以上文祼獻瑤爵言后從可知也

致后之賔客之禮

鄭康成曰謂諸侯來朝覲及女賔之賔客〇史氏曰后之賔客公卿大夫之妻而外之命婦亦然〇賈氏曰致后之賔客之禮者謂若酒正致后之賔客之禮其掌客致夫人之禮彼諸侯夫人致禮於賔客之法明后亦致宰禮於賔客鄭注掌客凡夫人禮皆使下大夫致之則此內宰亦下大夫也女賔之賔客謂畿內同姓諸侯夫人有會見王后之法亦致禮焉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賈氏曰喪言凡則王及后世子以下皆是內宰佐后使其屬官治外內之命婦○鄭康成曰使使其屬之上士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鄭司農曰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賈氏曰夏殷之禮爵命不及於士周之禮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夫尊于朝妻榮于室則士妻亦為命婦可知不言三夫人三夫人從后不在治限○王昭禹曰凡喪事則外內命婦皆有衰麻之服哭泣之位○賈氏曰正其服之精麤位之先後而其事則有治之

者后之所使内宰所佐也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諸允反制祭之以隂禮

劉執中曰朝以聽天下之政故君立之天道也市以聚四方之貨故后立之地道也○禮庫曰周制國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市皆有罰所以别朝市辨義利分貴賤今内宰却佐后立市市井之令出於房闥之中此漸不可長而況宫中之秘密却與市井之事

其意果安在○愚案此特體地道以始立市耳既立則后何預其事○王氏詳說曰洛邑營於周公攝政之五年此書作於六年是朝市之位已立矣何於此而復佐后立市乎是知此書周公作之為天下後世法○王氏曰次其官之次則司市所謂思次介次是也○王氏詳說曰司市云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所謂思次者市師涖焉所謂介次者胥師賈師涖焉此設其次也敘其地之敘司市所謂各於其地之敘是也肆謂陳物之肆肆長所謂各掌其肆之政令是也○史氏曰肆鋪設○鄭康成曰陳處也○賈氏曰為有諸物皆陳列之度丈尺量豆區之屬○杜氏曰淳讀為純純

謂幅廣制謂匹長○賈氏曰趙商問天子巡守禮制幣丈八尺純四𠜶何答云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為三字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為四也○鄭康成曰陰禮婦人之祭禮○史氏曰市成而祭后既與焉謂之陰禮可也○王氏曰市陰也陰以作成效法為事祭之宜象其事焉○劉執中曰祭之以陰禮神地之道使民信而不欺

中音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

鄭鍔曰觀祭義之篇曰古者天子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

朝卜夫人世婦之吉者入蠶于蠶室及獻繭遂朱緑之𤣥黄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蓋王者以奉宗廟為重以躬致其服為盡孝故王以躬耕之穀為粢盛后以親蠶之絲為祭服然蠶必以時時至而不詔告之則有失時之愆中春者可蠶之候也時則詔后帥外内命婦以共事必于北郊者婦人受陰之義說者謂月令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而先儒

於祭義大昕之注亦以為季春朔日今此仲春詒后何也然以七月之詩攷之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爰求柔桑謂仲春也倉庚以仲春鳴記禮者乃言季春豈仲春者蠶事之始歟謂之始蠶意可知矣○李氏曰普天之下蠶者非一女而后猶親蠶天下之女子有不遵微行求柔桑者乎耕者非一男而后猶佐天子之耕天下之男子有不饁南畝喜田畯者乎○張氏曰周自后稷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有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勉不忘乎艱難此

王業之基也故葛覃之詩曰為絺為綌服之無斁而序以為后妃之本後世幽王惑褒姒而廢申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紝之事不聞于耳不動于心以至於此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

王氏曰內人王內之人○王昭禹曰謂之王內以內屬於王謂之內人以人屬於內○賈氏曰案典婦功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嬪婦既是九嬪世婦明內人是九御○賈氏曰稽猶計也功事絲枲之事○王昭禹曰展而視之非一時稽考其成而已展言緒則所展者功之綸緒稽言事則所稽者功之成事○王氏曰既均其稍食

歲終則會之既展其功緒歲終則稽之

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

王昭禹曰典婦以功獻於后內宰則佐后而受之○鄭

康成曰獻功者九御之屬

賈氏曰布帛之等縷小者則細良縷大者則麤惡今

言麤不言惡言良不云細者互見其義○王氏曰小

大比其制麤良比其功制中度功中程而又善則在

所賞制不中度功不中程而又惡則在所罰

會內宮之財用

鄭康成曰計夫人以下所用財○王氏曰會內宮之財用為大宰歲終受其會故也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

賈氏曰正歲建寅之月○鄭康成曰均調度○王氏曰稍食歲終既會之矣正歲又均焉功事歲終既稽之矣正歲又施焉

鄭康成曰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于王言之

明用王之禁令令之○王昭禹曰有謂之內宮有謂之北宮言內宮則知王宮為外言北宮則知王宮在南

守宿衛者○賈氏曰謂若宮伯所掌士庶子糾其惰慢者也

鄭鍔曰內宰於內人之稍食何其切切耶於每歲之終則必會之於正歲之始則必均之歲終者周人之歲十月也正歲者夏人之歲正月也十月必會者謂一歲之終則一歲之功事已成食一歲之廩稍則宜一歲之功事可稽矣於是之時會之者所以稽其一

歲之成效是故佐后受其所獻之功乃比校其小大與其麤良以行賞罰於是時又併與一歲之財用皆會之因一歲之費而責一歲之效如此其嚴正月必均者謂一歲之始則一歲之功事始施始焉不均其廩稍則終焉不敢責其成效於是之時均之者所以施其一歲之功事功事已施於是表揭禁令於北宮又從而糾其所守使無敢遊觀而去守以妨一歲之功事故特指王之北宮言之則因一歲之始而施一歲之

事如此其嚴然則切切於內人之稍食豈徒然哉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直龍反稑音六之種而獻之于王

賈氏曰上春亦謂正歲以其春事將興故云上春○鄭康成曰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共禘郊也○劉執中曰種必生於六宮以其有地之道生生不窮之祥○史氏曰凡穜稑之種必藉后宮生之者欲其亦知稼穡之艱難不然外庭之臣豈乏司農司穡必待出於六宮之手○鄭鍔曰經言三農

生九穀固不一種獨於穜稑之種則三言之司稼辨之而縣于邑閭舍人縣之於歲時内宰生之於上春皆以穜稑為言則知穜稑非九穀也司農謂先種而後熟則謂之種後種而先熟則謂之稑言生穜稑之種則凡九穀之或先種後熟或後種先熟者皆生之也觀詩人有黍稷穜稑之言謂黍稷之有先後然則非指穜稑為穀明矣

總論

鄭鍔曰后之尊與王同體賔客之來則有禮賔之事祭祀之時則有助祭之事建國則立市共祭服則親蠶耕耤則獻穜稑終又受后宫獻種之事則為后者不為無職立内宰之官或佐之或賛之或詔之或正之如是其詳然先王之意不止此耳中宫之貴椒房之寵命下大夫為之宰以治宫中之政令則制以天下之公法實所以杜驕侈之原

陳君舉曰嘗讀關雎知三代而上后妃極天下之選

矣后妃母儀天下而嗛嗛然有不足配至尊之意當是時夫人嬪若干人世婦若干人女御若干人各以其職奉上所以共賓祭蕃子姓之官備矣后方惻然遐想幽深側陋之間尚有遺賢宜配君子求而不可得則中夜不寐展轉歎息庶幾得之吾當推琴瑟鐘鼓之奉與之偕樂而後慊后德如此則宮掖之政一以聽后之所為奚不可者今內小臣而下凡閽官九嬪而下凡婦官下至於女奴曉祝者曉書者曉裁縫

者必屬之大臣則夫員數之增損職掌之廢置禄秩之多寡賜予之疏數皆禀命於朝廷而后不與且使内宰得以稽其功緒而賞罰其勤惰苟違有司之禁雖天子不得自以為恩是故私謁不行而内政舉古之所謂正家者蓋如此

内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奄稱士者異其賢○賈氏曰上酒人漿人等奄並不稱士則非士也用奄者以其所掌在内故也○吕氏曰奄位極於上士先王防患之意蓋微○李氏曰周

禮之內餘奄皆不命宦官之位天象所有指其居次或在帷薄之內論其職掌或闈牀笫之言固不可以詘辱俊乂渾殽男女用奄人是乃制事之宜

愚案先王之時宦者不過數十人內小臣四人寺人五人內豎五人閽人每門四人而已不若後世之多既總於內宰而內宰又屬於冢宰上下相統得以進退用舍之則不賢者自不容於其間後世不然宮中官則皆奄人既不屬宰相所以縱横而

莫制

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

鄭康成曰命謂使令所為或言王后或言后通耳

王昭禹曰正其服則后之六服所用不同正其位則

祭祀賓客喪紀所以為禮者其位不同○王氏詳說

曰有王之服位有后之服位有王之命令有后之命

令夏官太僕小臣之於王天官内小臣内豎之於后

其職一内小臣云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

前驅大僕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是大僕之職與内小臣同内豎云掌内外之通令凡小事小臣云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是小臣之職與内豎同然大者掌其大小者掌其小大僕小臣之所由分則内小臣所掌宜若掌后之小命乃曰掌王后之命至其通令與凡小事則内豎掌之此足以見后之次於王矣況后言命而不言大命王后雖有好令於卿大夫曾何大命之有

是知大命皆在於王也周之時后且不預王之大命況其他乎○鄭鍔曰内宰於后之服位則正之而内小臣亦正之内宰正之於大祭祀之時内小臣正之於宫闈之中

后出入則前驅

史氏曰前驅者前訶肅衆○賈氏曰小臣是奄人與后導道

若有祭祀賔客喪紀則擯

賈氏曰祭祀賔客喪紀此三事后皆有事則與后為

擯贊○鄭康成曰擯為后傳辭有所求為

詔后之禮事相息亮反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

鄭康成曰詔相正者異尊卑○賈氏曰詔相正皆是上擯后尊故云詔詔告而已九嬪稍卑則言相相佐助之女御卑直正之而已

徹后之俎

鄭康成曰俎謂后受尸之爵飲於房中之俎○賈氏曰天子諸侯祭禮亡案特牲薦俎乃受尸之酢次主婦酳尸尸酢主婦於東房中受尸之酢亦有薦俎后之俎小臣所徹亦約與士禮主婦之俎同也○易氏曰膳夫言凡王祭祀賓客

則徹王之胙俎胙亦俎也尸與賓之胙王其胙有饌饌皆有俎故謂之胙俎后亞王之祼獻瑶爵則其胙俎一也徹后之俎而不言胙者胙以王為主后亞王而已○王氏詳說曰后之俎而不言胙者鄭氏謂后受尸之爵飲於房中之俎是亦胙俎之謂也蓋尸之胙王與夫賓之胙王其俎皆謂之胙俎但胙俎為至尊之俎后不言胙者屈其尊故耳

后有好呼報反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

易氏曰好事則以物問遺於諸侯之親者好令則以

言問勞於卿大夫之親者〇史氏曰后之族有尊后之族有親遠在四方豈得㤼然不與之接其饋餉問勞之禮乎故好事好令則內小臣得馳傳而往焉其曰卿大夫者卿大夫之家也〇賈氏曰后有族親在四方謂畿外諸侯於王有親若魯衛晉鄭之等也於卿大夫亦謂同姓族在朝廷者

〇陳及之曰胡五峯謂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為行若外通諸侯內交羣下則將焉用君哉人臣尚無境外之交曾謂王后可乎其疑是矣而未足也先王之政以端本澄源為先故擇配之際必得賢妃貞女以配君子其憂在進賢不淫其色見於關雎尊敬師傳化天下

以婦道見於葛覃求賢審官而無險陂之行見於卷耳於是有内宰之官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女御自三夫人以下莫非賢婦人況王后乎若是而外通諸侯之懿親内交卿大夫之賢者不過助天子政治而已古者天子享諸侯有王后亞獻之禮上公來朝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享大牢侯伯來朝亦如之子男來朝夫人致禮六壺八籩如曰婦人無外事亦甚不可矣是故欲行

周禮者當自天子一身始以正心誠意為之本以之齊家以之治國以之平天下則政事無一不善處不然外通諸侯内交羣下相與連根固蔕是幽后所以亡周豈周公舊典乎○鄭鍔曰唐明皇時宦官用事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震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動以萬計卒成大亂非此内小臣比矣

掌王之陰事陰令

鄭康成曰陰事羣妃御見之事陰令王所求為於北宮

閽人王宫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

鄭康成曰閽人司昏晨以啓閉○王昭禹曰不以晨門名官而謂昏者葢守中門尤宜謹於昏故曰閽人

愚案其職云掌守中門之禁惟雉門耳此言每門者言中門據有禁守者言之其實王之五門使墨者守○賈氏曰此掌戮文鄭注謂黥者無妨於禁御○黄氏曰禮家說王宫五門則二十人囿游之數不著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其守門者安能有墨哉漢文帝廢肉刑至景帝遂募死罪為宦或以為王有五門四面皆有中門故曰每門義亦通

鄭康成曰囿御苑游離宮○黄氏曰游陂池文王靈沼王宮嚴密之地不得不謹囿游之地何必如是此足以見内外一體皆所以嚴一人之奉初不以囿游而少忽也囿游無間於王宮則燕游不足以損德○薛平仲曰閽人專守王宮中門之禁中門蓋治朝之外門於王内若不相關於囿游亦非所及大宰列閽人於内小臣之後且曰囿游亦如之果何意哉蓋嚴於内者當有以防於外而觀游之所尤隙之易以乘

閽人於中門之禁凡喪服凶器潛服賊器奇服怪民皆有所不容入則離宫别苑之所御其防閑杜絶無異於中門之禁則外防固已嚴矣彼寺人於此以相道内人女宫之出入内豎於此傳達内外之通令孰有不關於閽人哉今觀閽人於王宫每門凡四人則舉中以見内外其所守於外者甚衆寺人於正内則五人内豎之幼者則始倍寺人之數其所居於内者甚寡守之者衆居之者寡周公經畫之密殆不可以

言語盡

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

鄭康成曰中門於外内為中若今宮闕門雉門三門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史氏曰中門之禁亦密於外門以其過此則是王之宮庭使内官掌之謂之閽人以其所職專在守門若今所謂司門是也○賈氏曰雉門外有臯庫内有應路故云於内外為中○鄭司農曰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鄭鍔曰王之五門皆有禁特使閽人守中門之禁何耶以朝士之官考

之外朝在庫門之外羣吏衆庶罷民窮民皆在其所蓋外之二門臣民皆可得而入若夫雉門之内則應門路門非臣民可得而妄入故於此有禁○王昭禹曰以治朝在路門之外中門於治朝為已近守禁之嚴於是而始

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

鄭康成曰喪服衰絰凶器明器潛服若衷甲者賊器盜賊之任器兵物皆有刻識奇服衣非常春秋傳曰尨奇無常怪民狂易○王氏曰孔子見齊衰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蓋内有感惻則外為之變動喪服凶器不入宮恐震動至尊潛服賊器不入宮則嚴禁衛奇服怪民不入宮則王宜非禮

弗視非禮弗聽 ○史氏曰王之大內常人尚不得入今此奇服怪民皆指宿衛之士非外人也外朝之宿衛既有宮正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茲數者復禁而不入王及后者雖欲見不正之人不可得矣○黃氏曰此守中門者之職事也爲命夫命婦闢與掃除設燎之事他門亦然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色類反則幾其出入

史氏曰內人應役之人公器應用之物賓客公卿大

夫之妻應得入見者然無帥者無所將帥非時而入出者也故必幾察之防其乘間○林氏曰所以防非常衛至尊之道

鄭司農曰幾謂無將帥引之者則苛其出入○王氏曰幾微察之也

以時啓閉

鄭康成曰時漏盡○賈氏曰若夏至晝則日見之漏六十刻夜四十刻○史氏曰謹其鎖鑰

凡外内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婢亦反

鄭康成曰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賈氏曰謂若宮正所掌者對在朝卿大夫為外命夫外命婦則總外內命夫之妻內命婦即三夫人以下

辟行人使無干

掌埽門庭

鄭康成曰門庭門相當之地○賈氏曰閽人掌中門則門相當之地唯中門若餘門各有守門者埽之

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力名反蹕宮門廟門

鄭康成曰燎地燭○賈氏曰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所作之狀蓋百根

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對人手爇者為手燭故云地燭

蹕止行者廟在中門外○易氏曰設門燎則設燎於門以為明蹕宮門廟門則蹕止行者以致其肅○王氏曰宮正凡邦之事蹕明所禁止者廣闇人蹕宮門廟門明所禁止者門而已宮正宮中廟中則執燭明所照察者内闇人設門燎明所照察者門而已

凡賔客亦如之

賈氏曰賔客在宮中廟中謂若享食在廟燕在寢

史氏曰賔客之奉無異宮廟亦宜肅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鄭康成曰寺之言侍詩云寺人孟子○賈氏曰此奄人案僖公二十四年寺人披曰豈惟刑人披自稱爲刑人明寺人奄人若然則寺人掌內人不掌男子矣秦詩欲見國君先令寺人者彼秦仲始大其官未備正內路寢○賈氏曰謂后之路寢若王之路寢不得稱內以后宮故云內先鄭內宰注后六宮前一後五前一則路寢

黄氏曰寺人內豎皆奄王之正內五人則他處尚有之經不出不著員數蓋掌女宮戒令職事爲不可已者已在此則在他處者未必有職事雖闕之可也

掌王之内人及女宮之戒令相導其出入之事而糾之

鄭康成曰内人女御女宫刑女之在宫者○賈氏曰謂男女没入縣官爲奴者○黄氏曰女宫女䈉女酒之屬　史氏曰戒所以飭其怠令所以趣其行○鄭鍔曰内人或有出入寺人則以身相之以言導之其或不如法者又從而糾之○鄭氏曰糾猶割察

王氏詳説曰内宰下大夫内小臣上士故内宰正后之服位贊九嬪之禮事内小臣詔后之禮事相九嬪

之禮事正内人之禮事若夫寺人初非士不過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此貴賤之所以分也卑者不得統尊賤者不得臨貴

若有喪紀賔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宫而致於有司

鄭鍔曰帥女宫而致於有司以供其役使之事鄭康成云有司者宫卿世婦春官之世婦祭祀賔客喪紀掌女宫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故雖刑女以為役然下文又言佐世婦治禮事則指以為二十七世婦愚

謂康成指有司為春官世婦者鑿說蓋宮卿世婦以卿為之又以下大夫貳之爵位之尊幾與大宰小宰同列謂之有司或幾乎輕上爵然則有司者乃掌祭祀賔客喪紀之有司耳

佐世婦治禮事

鄭康成曰世婦二十七世婦○黄氏曰内人世婦自治禮事而寺人佐之故其職曰掌祭祀賔客喪紀之事帥女宫而濯概為粢盛

掌内人之禁令凡内人弔臨良鴆反于外則帥而往立于

其前而詔相之

史氏曰前言戒令後言禁令戒者戒於未然禁者禁於已然先後之序〇黄氏曰上言戒令謂在宫有譬戒之令此又言禁令謂將出宫弔臨於外故又有禁止之令〇鄭康成曰從世婦所弔若哭其族親 賈氏曰鄭知非其弔臨者案世婦職云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故内人得從之也〇史氏曰内人弔臨于外非寺人帥之而往誰與監臨立於前而詔相之衆安敢不肅〇鄭康成曰立其前者賤也賤而必詔相之者出入於王宫不可闕於禮

內豎倍寺人之數

鄭康成曰豎未冠者之官名○史氏曰今所謂小黃門是矣取其輕捷而能傳命○劉執中曰內豎奄之小者三代禮樂稱周為備六寢六宮之奄寺人內豎其衆不過十人

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鄭康成曰內后六宮外卿大夫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為禮出入便疾○史氏曰掌王及后之令故曰內外總內及外之傳命故曰通令○劉執中曰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問內豎之御者曰安否何如

故曰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也若大事則非童竪之可傳矣

若有祭祀賔客喪紀之事則為于偽反內人蹕

鄭康成曰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賈氏曰案下世婦職掌祭祀賔客喪紀三事與此同明此內人從世婦而濯溉及為粢盛也○史氏曰蹕所以止行人肅喧譁○王昭禹曰為內人蹕其所禁止者王內之人

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弃戰反車

鄭康成曰喪遷者將葬朝于廟○賈氏曰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者謂朝

七廟訖旦將行在大祖廟中為大遣奠苞牲取下體天子大牢苞九个遣車九乘后亦同使人持之往如墓則內豎執褻器從遣車之後以其遣車載牲體神依之故使執褻器以從若生時褻器振飾

類沐之器○賈氏曰案特牲為尸而有槃匜弁有簞巾巾為振飾槃匜為盥手明其類而沐髮亦有之然玉府褻器鄭注以為清器虎子與此不同者彼據生時故與牀笫連文若死者器物雖皆不用仍法其威儀故此注為振飾類沐之器不為清器虎子

史氏曰死者不可復生謂其䰟氣之無不之也故必求其生平所近之人所用之器覬夫冥漠之閒苟未忘情庶乎其隨之也故用內豎焉庶幾其以平昔而

不忘也

周禮訂義卷十二

周禮訂義卷十三

宋 王與之 撰

九嬪

鄭康成曰嬪婦○王昭禹曰女之賔從於主謂之嬪書于二女言嬪于虞九嬪以賔從於主為義故亦謂之嬪 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内和而家理不列夫人于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黄氏曰鄭引

昏義六宮有三夫人以經考之恐非內小臣擯詔后禮事相九嬪之禮事寺人佐世婦治禮事無擯佐夫人者女御比士妻世婦比大夫妻九嬪比諸侯夫人其言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亦恐非周官大夫元士不止於二十七八十一其為內外相敵之數未可信也若曰數當立此以戒廣色則或恐是曰九嬪疑若一娶九女因以名之王娶下比諸侯

○薛平仲曰周官言夫人多矣而夫人曾不列於官九嬪世婦女御又不言其數三公固無官也嬪婦女御之以德進者不徒求以充位也內宰自內豎以上皆所以紀綱王宮之治而九嬪以下所以輔成王內之治者非法不立非人不行內

外蓋一道所以叙次之别如此

陳君舉曰婦人女子常與至尊幽居九重人弗得見驕蹇自恣無所不至故使之分職於六宫附屬於冢宰而天官内宰春官世婦又得以參檢其事與夫婦妾賤人自相使令而無畏忌者不同矣漢高欲立戚夫人子留侯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袁盎却慎夫人坐文帝怒説以人彘乃從使大臣得與内事其如是乎後世一女專恣而公卿附離之不暇尚何冢

宰之能率

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

賈氏曰婦學之法謂婦人所學之法所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易氏曰內宰言其學之已成者故謂之陰禮九嬪言其學之未成者故謂之婦職○王氏詳說曰內宰之教舉其要也九嬪之教致其詳也故以婦學為言○史氏曰九嬪受教於內宰謂之陰禮故能知內學之法法者規矩準繩也○鄭康成曰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所九嬪既習於四事又備於從人之道

是以教女御○鄭景望曰九嬪言教九御而不言教世婦則世婦亦必婦德之成者而後為之○史氏曰教九御則世婦御妻內人皆在○劉執中曰一曰婦德以柔順貞潔為本而皆本於德○史氏曰周南之詩無非后事關雎首篇明后妃之德則德之為本固可知也惟其有德則外之為賢君子內之為賢婦人他或未能不害其為賢苟無其德徒有其言則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苟無其德徒有其容則色之蠱媚傾人之國苟無其德徒有其功則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何足道哉惟其以德教之於前則三者自然類進故為婦道之全此教之之法必先於德

二曰婦言者言其心之聲心懷溫柔則言溫柔心懷正順則言正順○鄭鍔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詩以為刺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書以

為戒婦人之言其可妄出諸口乎教以婦言者欲其寡訥也三曰婦容者謂用禮以正其容也容見於身則動根於德德以正其心而禮以正其容故能步武成於宮商動靜中於禮樂詩不云乎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鄭鍔曰治容誨淫易係以為盜之招妻美而艷孔父所以見殺婦人之容其可以不婉娩乎教以婦容者欲其婉娩也四曰婦功功者德行之實有德行以飾其身而無功實以事其上雖有寵祿不足以自固矣故有宗廟之祭祀籩豆之濯溉不可以不致其潔有王后之

奉養膳羞之精僞不可以不盡其心有祭服之玄黄歲功之所施不可以不致其力有粢盛之饋食薦徹之贊佐不可以不盡其禮○鄭康成曰婦功謂絲枲○鄭鍔曰教以婦功者欲其知蠶織也驕侈之習與性俱成安知四事為不可忽所以有賴於九嬪之教

鄭康成曰教各帥其屬者亦使九九相與從於王所息之燕寢御猶進也勸也進勸王息亦相次叙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

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遍云自望後反之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賈氏曰謂月初昇者為始望後尊者為先御見之法無正文鄭以意消息之○史氏曰嬪有九三倍之為世婦九倍之為御妻各帥其屬帥其所分教者以時進御於君故曰叙叙者有節而不亂蓋氣血有限而顔色無窮苟無其節則耗憊隨之

凡祭祀贊玉齍音洛贊后薦徹豆籩

賈氏曰祭祀之時男子進俎婦人設豆籩簠簋贊助也助后薦玉齍○鄭康成曰玉齍玉敦受黍稷器○賈氏曰豆籩言贊薦徹而玉齍直言贊不云薦徹明直贊進而已○鄭鍔曰故書以玉齍為王齍王安石用其說乃謂下言贊后則上言贊王言之序也以經攷之大宗伯奉玉齍小宗伯逆齍肆師表齍盛告潔凡此皆贊王也禮官當贊王則九嬪所贊者皆贊后謂為贊王非也○王氏詳說曰大

宗伯云奉玉齍小宗伯云辨六齍之名物使六宫之人共奉之是玉齍之事非王后之所奉然共齍者六宫之人奉齍者大宗伯進齍者后贊后之進齍者九嬪若夫籩豆之事雖存於有司而薦徹籩豆者后之事蓋婦人無非無儀惟主中饋況籩豆奉承宗廟得不為后之事乎至大祭祀后不預則大宗伯攝而薦豆籩徹醢人醢人皆以奄與女奚掌之所以知其為后之事明堂位曰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是

已

若有賔客則從后

賈氏曰后有事於賔客謂助王享燕時九嬪則從后往○林氏曰九嬪之從后猶宗伯之從王　○鄭康成曰當贊后事

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

賈氏曰大喪王喪○鄭康成曰亦從后帥猶道也后哭衆之次叙者乃哭○王氏曰大喪外宗叙內外朝暮哭者九嬪亦從后帥之

世婦

王昭禹曰執箕帚以事人者謂之婦記曰納女於天子備洒埽婦之事人有廣嗣之義故謂之世婦○鄭鍔曰天官世婦以廣嗣為義春官世婦卿以掌女宮之宿戒名同而官異不得不分内外○鄭康成曰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

掌祭祀賔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溉古愛反為齍盛

鄭康成曰濯滌也溉拭也為猶差擇○賈氏曰祭祀黍稷舂人舂之

饎人炊之故知此世婦非舂非炊是差擇也○鄭鍔曰所用之器則濯概以致潔所奉粢盛則差擇以致精先王之置世婦豈徒奉左右以為悅哉其所掌者重矣○王氏詳說曰少牢曰甕人概鼎俎廩人概甗甑司宮概豆籩是濯溉之事為男子之職周禮以女官而濯概此所以與少牢異故曰周之禮樂庶事備

及祭之日涖音利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

鄭康成曰涖臨也○賈氏曰案春官世婦宮卿云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此官直臨之而已內羞房中之羞○賈氏曰謂糗餌粉餈案少牢皆從房中而來○王昭禹

曰內羞則遵人醢人為王及后世子共之及祭之日世婦涖陳之

總論

劉執中曰王與后之祭祀賔客喪紀外有百執事各帥其屬夙夜厥職非不可以備其物致其誠也必使九嬪世婦躬涖乃事又俾女御從而觀焉蓋以婦人不事于宗廟賔客喪紀則不知所以事上之道豈獨使之致已之誠哉亦所以役之艱難俾盡其敬也此關雎之后妃召南之夫人立教於前而周官所以帥

而習之於後

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鄭康成曰王使往弔○賈氏曰案司服公卿大夫皆王親弔之此又使世婦者蓋使世婦致禮物但弔是大名雖致禮亦名為弔是以大僕云掌三公六卿之弔勞注云王使往小臣云掌士大夫之弔勞注云致禮同名為弔是其事也

弔臨于卿大夫之喪○王氏曰世婦視大夫故使

總論

葉氏曰自古婦人之賢者蓋不易得故生則寢之地

以教其卑衣之裼以教其正弄之瓦以教其事既十年則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十五而笄二十而嫁先嫁之三月或教于公宫或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如此而後備於從人之道况夫王之北宫當貫魚之寵者可以非其人哉後世人主不擇德而以色甚者或取之倡優下賤如漢趙飛燕

李夫人之屬是也曲禮納女子于天子曰備百姓言以廣子姓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母子傳類亦不可忽晉愍懷太子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屠家女也先王之制百二十人猶以無人而闕之其至難至謹如此

女御

鄭康成曰昏義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王昭禹曰預於燕寢之事則事之至賤非若婦有敵夫之意故但曰女御而已○史氏曰御之為言如馬之在御必俟人

鞭策然後遲速緩急不失節外有僕御内有婦御皆職之賤亦有九嬪教以婦學使之不失於正

掌御叙于王之燕寢

劉執中曰九嬪云以時御叙者朔望尊卑之叙此言御叙于王之燕寢者以九人長少為叙○林氏曰小星詩曰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所謂御叙則有貴賤差別之名故也○鄭康成曰于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宮息○王昭禹曰王有六寢一為路寢五為燕寢女御御叙之所九嬪言王所此言燕寢實一也○李氏曰女御掌叙于王之燕寢不使九嬪世婦掌之防上之專妬蓋女御官卑不敢嫉

妬自專則内無怨女子孫衆多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一有失時則大傷和氣七月女心傷悲東山婦歎于室安得聚少艾之色幽於深宫而無進御之路其情之感動如何哉

以歳時獻功事

王昭禹曰歳時者歳終之時典婦功所謂秋獻功是也○鄭康成曰絲枲成功之事○史氏曰嬪婦化治絲枲女功之常女御掌獻其事則其勤惰又有勸懲矣

凡祭祀贊世婦

王昭禹曰祭祀之事世婦所掌女御預贊之事○鄭康成曰助其帥涖女宮也

大喪掌沐浴

鄭康成曰王及后之喪○賈氏曰王及后喪沐用潘浴用湯始死為之於南牖下但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今王之喪亦使女御浴者案士喪禮浴時男子抗衾則不使婦人今王之喪沐或使婦人而浴未必婦

人或亦供給湯物而已亦得謂之掌

后之喪持翣所甲反

鄭康成曰翣棺飾持而從柩車〇黄氏曰案禮器云天子八翣又漢制度皆戴璧后喪亦同將葬向壙之時使此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故鄭云持而從柩車〇王氏曰

后之喪持翣者女御以蔽飾后為事

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鄭康成曰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〇賈氏曰世婦象大夫女御象元士但介數依命數為差則王之大夫四命世婦之從亦四人

女祝四人奚八人

鄭康成曰女祝女奴曉祝事者○鄭鍔曰古者聖王設董祭之官絶地天通人神不相雜擾故無事於巫祝後世官廢神有不安其所而為妖於人人有不得其安而祈福於神聖人在上因人情而設巫祝之官是故在國祀之禮則有大祝甸祝詛祝之司在王宫則有女祝以女奴曉者四人為之

薛平仲曰人情莫敬於鬼神而鬼神易以惑莫畏於

簡書而簡書難以守惟知鬼神之有常禮則所以敬之者不可得而惑惟知簡書之有公法則所以畏之者有可得而守女祝之設所以使之敬鬼神鬼神之禮定矣則妖誕之說果何自而入而巫蠱之禍亦何自而見乎女史之設所以使之畏簡書也簡書之法嚴矣則彤管之煒豈不甚可樂而靜女之刺何自而作乎格其邪心於幽隱之微杜其私心於記錄之遠女祝女史次於女御之後所以為王內之助者深

掌王后之内祭祀凡内禱祠之事

鄭康成曰内祭祀六宫之内竈門戸○賈氏曰祭法王立七祀有戸竈中霤門行泰厲司命后亦與王同今鄭直云竈門戸者以婦人無外事無行與中霤等其竈與門戸人所出入動作所由后亦當祀之也案月令春祀戸夏祀竈秋祀門后祀之時亦當依此○王昭禹曰内祭祀之在内者若五祀之類是也禱疾病求瘳祠報福○王昭禹曰祈福曰禱賽禱曰祠○鄭鍔曰内祭祀則宫中之祭是事之常也内禱祠則疾病之禱是事之非常也

掌以時招梗古猛反禬古外反禳如羊反之事以除疾殃

賈氏曰招者招取善祥梗者禦捍惡之未至禬者除去見在之災禳者推却見在之變異○王氏曰禬以禬福禳以禳禍禬以會福而以神仕者曰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則弭凶荒札喪乃所以會福此四者皆與人為疾殃故云除疾殃也○王昭禹曰招梗者施於未然之前禬禳者施於已然之際招梗禬禳顧何施而不可然女祝掌其事亦固有時矣以男巫攷之春招弭以除疾病冬堂贈無方無筭則招梗者必於春之時禬禳者必於冬之時以春為一歲之始招祥

梗災宜於時之始冬為一歲之終禬福禳禍宜於時之終〇賈氏曰以時者謂隨其時不必在四時

陳君舉曰胡五峯謂宮闈不當有此且曰此殆漢世女巫執左道入宮中為厭勝之事耳是蓋未察先王之意古人通天人徹幽明動則有祭故食則祭先飯桑則祭先蠶農則祭先嗇與夫祭行祭門祭竈祭表貉祭先牧祭馬祖等類不一不惟不忘初之意蓋神所在有之故所在祭之皆先王謹微之意所以自盡

焉外朝有司巫男巫女巫内朝有女祝所掌者大抵類後世淫祀祈望非福然先王不以為不可必設官以掌之者交三才之道也推其意皆為祈福祥求永貞設而必若此者人臣愛上之祠華封之祝堯天保之報上亦其義耳若曰人事既盡此等事一切勿講則非聖人之意後世人主不脩人事祈望非福若秦始皇漢武帝之求神僊梁武帝之奉佛法又非先王事神之本意○愚案孫説見女巫後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黄氏曰鄭曰女祝女奴曉祝事女史女奴曉書者蓋與女酒女漿同也酒人漿人列職故女酒為女奴曉酒者漿人列職故女漿為女奴曉漿者可也女祝女史各自列職其事略如春官大祝大史故上聯嬪御與酒漿醯醢不同必非女奴也○劉執中曰女史八人蓋擇嬪御之賢者為之○張氏曰女史八人令執彤管在宫中書王后夫人之佐治宫女德之善惡及進御

煩碎之事皆書之故宫女懼而修德○鄭鍔曰古者天子有史官左記言右記動故為天子者不敢有過舉后與王同體言動不謹則家道不齊無以舉天下之内治故有女史○愚案薛平仲說見女祝

掌王后之禮職掌内治之貳以詔后治内政

王昭禹曰王后之禮各有所職若祭祀之禮則有薦徹賔客之禮則有獻酬其職女史掌之王后以禮動當以其職告上○鄭康成曰内治之法本在内宰書

而貳之〇王氏曰貳內宰之所掌

逆內宮

鄭康成曰鉤考六宮之計〇賈氏曰謂六宮所有貴用財物及米粟皆當鉤考之〇王氏曰治正后宮

書內令

鄭康成曰后之令〇賈氏曰書而宣布六宮

凡后之事以禮從

賈氏曰大史以書協禮事執書以詔王此女史亦執

禮書以從后（王氏曰以禮籍從焉詔后故也）○史氏曰施之於事曰治内政攷女宮以計曰逆内宮紀后之命曰書内令繼之以凡后之事以禮從則知后之言動皆當合於禮是故戒慎於所不覩恐懼於所不聞則於禮也庶幾其可書矣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典婦功者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宮正疏曰諸

言典者出入由己課彼作人故謂之典 ○陳君舉曰凡三官悉用士人先王以此人主奢儉所係國家利害所關非士大夫為之則害國亂政必不得已與内宫相關通如内小臣縫人之類則用宦者耳○賈氏曰有賈四人者以其絲枲有善惡貴賤則須賈也○史氏曰婦人女子嫉妬貪鄙驕奢淫佚皆起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今使之趨作不倦則心之所存日在於此不見異物而遷正有賴於典婦功

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音咨

王昭禹曰式言所用之式法言所治之法所用之式則多寡之數所治之法則精麤之度知其所為之法然後可授其為女功之事齎○劉執中曰婦有貴賤則職有重輕授有多寡則功有麤良故有婦式○鄭鍔曰或謂大宰有嬪婦化治絲枲謂之任萬民則指民間之嬪婦言也今此典婦功之官掌授嬪婦女功之事齎鄭康成謂容國中婦人賢善工於事者若如是說則民間嬪婦皆授絲枲於宮

然後為布帛官何以給之哉此言嬪即九嬪也言婦即世婦也彼皆舉婦功於宫中宜給以布帛之齎非民間任化治之職者何以知之以其言掌婦式之法以授嬪婦及内人女功之事齎推之可知葢上言嬪婦下言内人非王宫之嬪婦而誰歟又況所獻之物為以共王及后之用又須于内府則非民間嬪婦之所化治明矣○賈氏曰内宰作二事及婦功惟據九御而言不言九嬪世婦有絲枲之事鄭以九嬪世婦者惟三夫人無職九嬪已下皆有之然女御四德不備故須教之九嬪世婦素解不須教也○黄

氏曰九嬪世婦通乎諸侯夫人大夫妻典絲所謂內外工也及內人殊之於嬪婦

鄭康成曰事齎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史氏曰授其齎者給其絲枲之物○黃氏曰事齎治絲枲之事及轉致雜費

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音古良比其小大而賈音嫁之物書而楬其列反之

易氏曰鄭氏謂授當為受非也當為授字謂授嬪婦功之後及秋獻功耳○鄭司農曰苦讀為盬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皆比方其大小○賈氏曰司農之意以典

婦功是都司總掌故分别布帛其典絲唯主絲絲其良者也典枲唯主布布為苦者也

史氏曰辨苦良工有巧拙也比小大功有等差也賈之者估其直之低昂書而楬之者榜其物以見凡目○鄭景望曰典婦功典絲典枲皆楬賈何也其亦日省月試既廩稱事以勸勵百工之意

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内府

黄氏曰典婦功詔典絲典枲共之○賈氏曰於典絲典枲處受其良好者入此典婦功藏之以待王及后之用故藏之於内府也○王昭禹曰頒之於内

府者所以待邦之大用共四方使者及好賜之所用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史氏曰天下之絲皆出於蠶一蠶所吐謂之忽五忽謂之絲則一絲之得亦不易矣後世親蠶之禮廢衣服悉備於四方之土貢故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無一分顧惜由其不知所自來典絲之職亦先王恭儉節用之一助

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

功之時

黄氏曰凡絲皆掌其入是亦為一府藏也典枲亦然

鄭康成以絲入為九職嬪婦所貢絲非也閭師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不貢絲此當是九貢禹貢兖州厥貢漆絲青州厥貢絲枲〇賈氏曰后宫所蠶之絲自於后宫用之以共祭服不入典絲其歲常貢之絲若禹貢兖州漆絲之等且餘官更無絲入之文亦當入此典絲也辨其物者謂絲有善惡麤細不同〇王氏曰以其賈楬之防其賤貿貴〇黄氏曰以其賈楬之將以為授功獻功之程

鄭康成曰絲之貢少藏之出之可同官也時者若温煖宜縑帛清涼宜文繡

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

黃氏曰外內工九嬪世婦及諸侯夫人大夫妻○賈氏曰上典婦功授嬪婦功鄭以為九嬪世婦此注內工直云女御者案內宰教女御作二事九嬪教九御以婦職則女御專於絲枲九嬪世婦四德自備不常為絲枲假使為之以其善事所造惟典婦功以共王及后所用不在典絲典枲○賈氏曰以物授之若縑帛則授以素絲若文繡則授以綵絲○王昭禹曰亦防其以賤貿貴

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鄭康成曰王以絲物賜人○王昭禹曰賜予所用者有貴賤不同亦皆以其物授之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黄氏曰鄭康成改良為苦非也又曰其良功典婦功受之亦非也典婦功掌授功之政令典絲典枲掌其出入典婦功非府藏之官猶大府之於内外府良功

絲功縑帛○鄭鍔曰典絲之職以絲為主則獻功之時受絲功之縑帛故曰受良功蓋物之美有曰良絲視麻為至美對苦而言則良為精苦為麤故有苦良之義對縷而言則絲功謂之良功麻功謂之苦功良功絲之縑帛典絲受之苦功麻之布縷典枲受之與典婦功之所受者不相干典婦功於秋獻功則受嬪婦之功受齎於典婦功之官故彼得而受之非此典絲所頒之絲彼所謂辨其苦良者謂嬪婦之功有苦良耳○王昭禹曰有司之政令若司服弁師所司之政令○劉執中曰待有司之政令謂給邦之百用王府言王之好賜內府言王及冢宰之好賜予此言上之賜予又非特王及冢宰而已蓋王后夫人所用皆在是矣

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

鄭康成曰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巾之屬白與黑謂之黼采色一成曰就○薛氏曰天子之巾曰黼巾位曰黼依無非黼也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則馬與佩亦用組也然祭祀之用絲者莫急於冕服黼畫則其服也組就則其冕也在衣而績在裳而繡黼之於裳則繡矣此曰黼畫者周人以黼為尚耳詩曰玄衮及黼書曰麻冕黼裳此典絲之所

以首黼畫也天子繅斿十有二就就成也曰組就者以組為就也故典絲言良工者其致美乎黼冕之意歟○史氏曰朱緑玄黄止為祭服而不敢他用知其難得也

喪紀共其絲纊音曠組文之物

鄭康成曰以給線縷著盱口綦握之屬青與赤謂之文○賈氏曰云線縷者釋經絲謂所裁縫皆用線縷也云著盱口綦握之屬者釋經纊組案士喪禮握手玄纁裏著組繫喪大記屬纊以俟絶氣内則云屨著綦鄭云綦屨繫是用纊組之事也云青與赤謂之

文繢人職云文繡之屬亦用絲故連言也○王昭禹曰喪紀有用絲以為線縷有用纊以充衣褥或用組文以為物之飾

凡飾邦器者受文織音志絲組焉

鄭康成曰謂茵席屏風之屬○賈氏曰上既言祭祀喪紀所用此云飾邦器據生人所飾器物言茵者謂若少儀云枕几茵穎之等鄭云茵者縟也云席者謂席之四緣若司几筵紛純之等屏風者即上文注黼依也但上據祭祀此據王所用若司几筵之扆前者是也○王昭禹曰文織以文為織絲組以絲為組文織絲組所以為飾邦器之用

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鄭康成曰種别為計○鄭司農曰各以其所飾之物會計傳著之○王氏曰典絲典枲歲終各以其物會之防其以賤貿貴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王昭禹曰麻之未緝者謂之枲典枲所掌其物非一獨以枲名官葢麻為女功之正○鄭鍔曰布有出於麻者亦有出於草者如葛如蕢可以為絺為綌是出於草者也然出於麻以衣被乎人者為多故雖布緦縷紵出於麻草之不同而設官止以典枲為名也○史氏曰覯葛覃后妃在父母家志

在女功之事以其躬歷女功知其物之難成則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固宜然言葛不言布者葛輕布重舉輕以見重此葛覃之詩所以為后妃之本而典枲之官助先王崇本之治為多

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

鄭康成曰緦十五升布抽其半者白而細疏曰紵○王昭禹曰紵則苧草之為布者草則葛之屬凡可以為布者皆是麻草之物指其自然之質而言之布緦縷紵指其人為之功而言之布緦縷紵皆出於麻草之物　雜言此數物者以著其

類聚衆多草葛蘋之屬○史氏曰布重而緦輕○鄭鍔曰緦者布之細者縷者綫孟子曰有布縷之征自其已成言之則曰布緦縷紵自其本質言之則曰麻與草○賈氏曰以待時頒功而授齎者典絲注用絲有四時之別此麻草所為四時皆得也授齎亦如典婦功所注○王昭禹曰授齎則授其所以為功之資與典婦功授齎同意○史氏曰計其當用之時授以麻草使為布緦縷苧

及獻功受苦音古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

鄭鍔曰苦功謂麻草所成之功非謂苦惡也指麻草所成者為苦以見出於絲者為良功○愚案詳見典絲○史氏曰楬其賈者物有等差時頒者衣服賜予之時冬裘夏葛不可紊也○黄氏曰冬服司裘頒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是也暑服典枲頒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是也

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鄭康成曰授之授受班者帛言待有司之政令布言班衣互文

王氏曰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者頒衣服賜予皆以物授之言賜予而不言上以典絲見之○史氏曰歳終之會各以其物知其出納之數

總論

王昭禹曰先王之於婦職王后帥之以蠶内宰教之以二事九嬪又從而教之至於婦功則絲枲二物亦皆有官以典之及其獻功則后受之而内宰佐之典婦功又辨其苦良比其小大典絲之屬皆辨其物畢

而內人尊而王后皆相率以絲枲之事其詳至於如此天下之務惟本之為貴男子之務本於農耕女子之務本於絲枲苟不忘其本而先之於上則男有餘粟女有餘布邦之財用所為足也

周禮訂義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詩義卷十四 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卷十四

宋 王與之 撰

内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鄭康成曰内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史氏曰春官有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今掌后之吉凶衣服者不得不以内司服别之○鄭鍔曰司服一耳王之服掌於春官后之服掌於天官王者出與物接因以行禮於外為主春官掌禮故也王后入與王接則以正體於内為主天官掌王内之政令故也○賈氏曰奄一人者以衣服事多須男子兼掌

與婦人同處故用奄○鄭康成曰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色過○賈氏曰此女御還是女奴晚進御衣服者故與女酒女祝女史同號女也御與八十一女御同名欲見百二十外兼有此女御之禮王合御幸之使王無滛色之過故曰女御

薛平仲曰上自王后以蠶事先天下下及命婦內人以絲枲效其功則女功之勤亦至矣人惟患已之不諳其勤也而後服飾之用或過侈而不顧知吾身所歷者為不易則吾身之所服者其敢易哉

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音遥狄闕狄鞠衣展衣緣吐亂反衣素沙

鄭鍔曰天子之服九王后之服六者蓋天子陽道九者所以取乎陽數之極王后陰道六者所以取於陰數之中天子之九祭服六常服三王后之六祭服三常服三王后無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服止於三或九或六無非取法乎陰陽之義〇鄭司農曰褘衣畫衣祭統曰夫人副褘立于東房〇賈氏曰褘衣亦是翟而云衣者以褘衣

是服之首故言衣○劉執中曰褘衣色玄所以象地而配天子之玄衮天子大裘衮冕以玄為質所以配天○鄭康成曰狄當為翟翟雉名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而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而成章曰揺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綵畫之綴於衣以為文章○鄭鍔曰闕狄與禮記之屈狄之屈同○王氏曰闕狄謂之屈知其屈於褘狄而已 論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以翟為飾比之褘揄二服刻為雉服而闕其數耳於褘衣

言衣而不言狄於揄闕言狄而不言衣者葢禕言衣則知揄闕者亦衣也揄狄闕狄言狄則知禕衣亦狄也上下之文互見

鄭康成曰禕衣畫翬者揄狄畫揺者闕狄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羣小祀則服闕狄○史氏曰翬與揄皆雉取雉者象徳也夫雉者其交有時内之所守者正其羽五色外之所發者文質素而青仁義之全○鄭康成曰以下推

次其色則禕衣玄揄狄青闕狄赤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

鄭康成曰鞠衣黄桑服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鄭鍔曰鞠衣之色黄雖服以奉采桑之祭非事宗廟之服故不入祭服之列○鄭司農曰展衣白衣喪大記世婦以襢衣襢與展相似○鄭康成曰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為襢襢之言亶亶誠也詩云瑳兮瑳兮其之展也○鄭鍔曰事人之道以誠信為主而服展衣以見王與賓客故其色白見其誠信潔白之道○王氏曰褖衣之色黒而緣以纁○王氏詳説曰以褖衣為緑衣者此衛詩之文以褖衣為稅衣者此雜記之文以褖衣為純衣者此昏禮之文以褖衣為

男子所陳之衣此士喪禮之文

鄭康成曰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

史氏曰鞠衣黃衣黃者中也親蠶之服欲天下取中也展色純白白者正潔之義以禮見王享賓客時服也謂之展者展禮所用也緣衣純黑黑者至陰之義至陰不動燕居時服也謂之緣衣太質無華以纁緣之也夫天玄地黃黃者地道妻道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西北白者西方之色陰之盛坎再索而得女正北方之卦黑者北方之色女之位凡此皆婦

人所用之正色故鞠衣展衣縁衣不獨后服之外内命婦亦服之

鄭康成曰素紗今之白縳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為裏使之張顯今世有紗縠者名出於此○黄氏曰謂素紗以白縳為裏未必然毛公曰禮衣有展者以丹縠為衣又曰絺之靡者為縐是當暑袢延之服展衣丹縠似與司農合然以意求之縐絺宜素紗為類鄭曰後世紗縠名出於此素紗單薄之稱是則當暑别有此服其制亡不可攷○陳君舉曰褖衣冬衣素紗夏衣如書所謂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夏則絺冬則繡更不必多説○史氏曰婦人以正潔為體以疏通為用六服必以素紗為裏素白也紗疏也先王為衣服之義所以寓戒

總論

湯氏曰狄當作翟翟是首飾所謂副也褘揄屈鞠展褖皆衣名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今俗云翟髻是也下文云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鄭康成據此知展是白衣然則褖衣黑展衣白鞠衣黄亦三色相次

王氏詳說曰玉藻云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又云君命屈狄再命鞠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又云惟世婦命於

奠繭其他則從男子鄭氏以意約而解之謂世婦命於奠繭之文宜在夫人揄狄之下蓋前所謂夫人揄狄謂王后夫人下所謂君命屈狄者謂子男之夫人且六服之制王后褘衣夫人而下無復有褘衣矣明堂位謂夫人副褘云者直謂魯詖耳魯為上公之後得用此禮與二王之後禮一同夫人揄狄則内之三夫人與夫諸侯之夫人亦揄狄矣侯伯之夫人揄狄則子男之夫人屈狄矣此所以知君命屈狄為子男

之夫人言也子男之卿再命故其妻鞠衣大夫一命故其妻禮衣其士不命故其妻褖衣等而上之上公之國孤之妻當屈狄卿之妻當鞠衣大夫之妻當禮衣士之妻當褖衣矣侯伯之國上卿之妻當屈狄下卿之妻當鞠衣大夫之妻亦當禮衣士之妻亦當褖衣矣但秦火之後經無正文故說禮者亦無定論要之可以義起

史氏曰詩人以后妃服澣濯之衣為美今此所用六

服之彩繪得無相戾耶蓋六服者祭祀賔客朝王所用所謂禮服法服至其常御者澣濯之衣可也

鄭鍔曰天子六服有章數之殊備物而尚文王后三服無章數之異守一而尚質惟其尚文故日月山龍而下有鷩有毳其物十二惟其尚質故純用狄而已以王服之章十二推之則后服亦刻十二以為飾何則文質雖殊而合體同尊法天之大數也

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鄭鍔曰內命婦之服惟此三等外命婦之服視其夫之爵其夫孤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則服展衣其夫士則服緣衣或者謂在內之臣有公卿大夫士之殊在外之臣有公侯伯子男之等三等之衣上不及王公之妻外不及諸侯之妻何也竊以為諸侯之妻從其夫之命數而三公之妻不可以常制論以次而推三公之妻宜服闕狄○鄭氏曰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諸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褘衣　三公出封則為大國之君以君子

偕老之詩觀之衞乃侯爵耳詩人言夫人之服則曰其之翟也其之展也上三衣有翟下三衣有展其下王后一等無褘衣而已三公之妻蓋如是也何則三公在朝屈扵王則服子男之服其妻亦屈而服子男之妻闕狄耳出封則冝加禮記有夫人屈狄之文又有夫人副褘之文夫人屈狄者指三夫人言之夫人副褘者指上公之妻或者又謂内命婦之服九嬪則鞠衣世婦則展衣女御則緣衣然九嬪而上有三夫

人自夫人以至女御凡四等此所辨者止於三服何
也竊以為三夫人之服亦不可以常制論盖三夫人
之服自褘衣而下凡有二等有時而揄狄亦有時而
闕狄也觀禮經列九嬪世婦女御於内官之列而無
三夫人之職盖尊之也是故中宮有后則夫人之禮
屈而服闕狄與三公之妻在朝從子男之妻之服同
中宮或闕則夫人之禮伸而服揄狄與侯伯出封其
妻則服揄狄之服同内司服之言辨如此而已然所

辨者有三等之殊婦人以純素為本則一而已故皆

素紗

凡祭祀賔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

服共喪衰七雷反亦如之

鄭鍔曰上文言掌言辨此又言共則非特掌之辨之

又造衣服以共之○賈氏曰祭祀共三翟賔客共展

衣九嬪世婦謂助后祭祀賔客時○鄭康成曰凡者

凡女御與外命婦言及言凡殊貴賤也春秋之義王

人雖微猶序乎諸侯之上所以尊尊也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賈氏曰自於其家則降見追師註○王氏詳説曰命夫之服助祭於王與夫朝覲他則否命婦之服助祭於后與夫相后見賓客他則否王藻曰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是諸侯命服不得私用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是大夫命服不得私用命婦之服其禮亦如之案特牲曰主婦纚笄綃衣則是士之妻不得衣褖少牢曰主婦髲鬄衣侈袂則是大夫之妻不得衣展衣蓋惟褖衣侈袂大夫妻不衣展衣而衣褖衣此共其衣服所以見於祭祀賓客之下

賈氏曰喪衰亦如之者外命婦喪衰謂為王服齊衰於后無服若九嬪以下及女御於王服斬衰於后服齊衰

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王昭禹曰內司服所掌主以共后故生也共其所服及其死也亦無以異於生凡內具之物則后生時所用紛帨線纊之屬亦共之此事死如事生之意○賈氏曰案內則婦事舅姑有紛帨之屬故死者入壙亦兼有此數物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王昭禹曰所謂女御八人非王宮八十一女御之數

○鄭康成曰女工女奴曉裁縫者○鄭鍔曰詩云摻

摻女手可以縫裳女御於王與后之衣服無所不為

則縫人掌縫線之事女御製之縫人縫之為女御役

也然王及后之衣服固非一種豈二人之奄所能盡

縫哉然以掌王宮縫線之文考之竊意只掌縫之線

耳蓋衣服之縫自有女御○史氏曰布帛之成可謂

難矣苟剪裁不中度則棄為無用之物而紉縫亦倍費力矣先王知其然立縫人之官以司之使之專其職熟其制則刀尺鍼縷之末施其長短之程度已定於胸中於是役女御以紉縫則布帛不費而衣服具矣

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〇鄭司農曰線縷也〇劉執中曰女御縫王及后之服者奄所以董其工而役之裁縫者也女御所以取其

制授之修短者也王及后至尊非女工可得度量
喪縫棺飾焉
鄭康成曰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
行遂以葬若存時居于帷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曰飾
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
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
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此諸侯禮也禮器
曰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漢禮器制度飾棺

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王昭禹曰王及后之喪則縫人縫棺飾不言王及后則蒙上文可知

衣於記反 翣所甲反 柳之材

賈氏曰鄭喪大記注引漢禮翣方扇以木為匡廣三尺兩角高二尺四寸柄長五尺以布覆之○王昭禹曰翣如方扇持之以蔽棺柳隂木為之故喪車謂之柳翣以木為體用綵繒衣纏之以為飾故曰衣翣柳之材

鄭康成曰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賈氏曰二者皆

有材縫人以采繒衣纏之乃後張飾於其上

掌凡內之縫事

史氏曰凡內之縫事悉掌之者知縫人於吉凶衣服之制度無不熟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伯謙曰鍾氏染羽以充國之用染人掌絲帛以充王后之用內固不可以兼外先王防微杜漸之意○薛平仲曰內司服之與縫人既皆以奄人主之染人

亦宜以奄人可也特付之命士何哉盖縫線雖當便於内而采彰之正豈容使便於内哉此染人所以命下士

掌染絲帛

劉執中曰染絲帛者染而後織者上也織而後染者次也

凡染春暴練步卜反

史氏曰凡染事所以設色於布帛線縷以供帷幕幄

帟袵席衣服之用故春云暴練欲其白而受采○王昭禹曰慌氏練絲帛皆畫暴諸日是也○賈氏曰春陽時陽氣燥故暴曬之

夏纁音勳玄

鄭司農曰纁絳○鄭康成曰纁玄者謂始可以染此色者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為祭服○賈氏曰凡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故云為祭服

石染當及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賈氏曰夏暑熱潤之時以朱湛丹秫易可和釋故夏染纁玄○王氏詳說曰夏纁玄則攷工鍾氏

也其職曰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雖不言玄鄭氏謂玄在緅緇之間○王昭禹曰纁者黃而兼赤色玄者赤而兼黑色○鄭鍔曰纁黃而赤法陽夏則陽用事位在南方染纁宜矣

秋染夏戶雅反

鄭康成曰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為飾禹貢羽畎夏翟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摇曰暠曰甾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為淺深之度是以倣而取名○賈氏曰其類有六已下並爾雅文秋氣

凉可以染五色○鄭鍔曰秋則氣收而不散五色此時亦皆受采故染文明之色○王氏詳說曰染夏雖不見於考工而畫繢之事有五采備之文不然則崔人之職○王昭禹曰七月之詩言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為公子裳盖於是時五色皆可以染然染人以夏言纁玄與詩不同者盖染纁玄者始於夏秋則文雜而成章之時故染五色者備於是時

冬獻功

賈氏曰纁玄與夏總染至冬功成並獻於王

總論

鄭鍔曰禮記言后蠶之事謂及獻功之時則朱綠之玄黄之以為黼黻文章祭服之色皆後宫所為此專責之染人之官者盖后宫所染者專以供王之祭祀染人之官則供國家之禮事其染不一種先王立事無所徃而不法乎天時況衣服之色取法陰陽以逺不衷之戒尤欲其色之正此染人之言四時所以為尤備

掌凡染事

易氏曰掌凡染事不特絲帛而已○史氏曰天下之染必因草木土石而成布帛線縷先王取其色以配四時之宜以定上下之分皆所以為禮然先王取色以為禮後世因色以起妄故傳曰五色令人目盲使知所謂色者出於草木土石不足為吾損益則目不盲而視天下之色姑以為禮設耳此周官之意

追_{丁回反} 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追治玉石之名詩云追琢其章○王昭禹曰掌后首

飾而謂之追者以其有追衡笄之事而副編次亦有玉以為之飾

薛平仲曰服飾既有以謹諸身矣則俯仰於一身之間者首服服屨尤不可有一之或畧嘗疑周官於王之五冕掌之政典之弁師而追師屨人掌王后之首服服屨領於大宰何哉大抵君尊之分固臣下之所易嚴而婦飾之美則人情之所易誘夫上而飾之於首追師有定式下而飾之於足屨人有定制不主於奄人女奚之屬而主於外庭之命士不分屬於政典

禮典之官而領於天官大宰之重風化之本所係在是是固纖悉之必謹歟

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步典反次追衡筓

賈氏曰掌王后之首服對夏官弁師掌男子之首服也

愚案婦人之副翟比男子之冕婦人之次比男子之弁婦人之纚筓比男子之玄冠婦人之髽比男子之免

鄭鍔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覆首為之飾○鄭康成曰禮記云君卷古本反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然則身服禕衣首乃戴副也康成謂其遺象若今步繇詩云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謂此副也編者編列其髮以為之如後世之假紒康成謂服之以採桑然則身服鞠衣首戴編也次者次第其髮髢也詩云鬒髮如雲不屑髢也正謂此耳康成謂服之以見王然則身服褖衣首則戴次○王昭禹曰后之服六首服有三蓋以一當二副配禕揄編配闕鞠次配展褖詩言

副言髢而不及編盖副者飾之上而次者飾之下惟褘衣可配以副惟褖衣可配以次惟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垂瑱左傳所謂衡紞詩人所謂玉瑱可也詩人又云副笄六珈者盖自其冠言之則用衡自其髮言之則用笄衡所以維持其冠而笄則以約束其髮二物皆用玉故必追以為之○史氏曰衡其維持冠之帶傳所謂衡紞紘綖是矣笄其髻之簪禮所謂女子許嫁笄而字是矣

為九嬪及外内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賔客

鄭康成曰外内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褖衣者服次○鄭鍔曰后之首服三副非衆妾所得而戴所謂九嬪及内外命婦首服者殆亦編與次而已○賈氏曰以待祭祀賔客亦謂助王后而服之○史氏曰祭祀所以見祖廟賔客所以享所尊故首服用焉以明非祭祀賔客則不用用之未必飾○鄭康成曰内外命婦非王祭祀賔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髲鬄衣侈袂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纚笄綃衣是也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

主人爵弁以迎侈袂椽衣之袂

喪紀共笄經亦如之

王昭禹曰喪紀則笄而又加之以經其共九嬪外內婦所用亦如祭祀賔客之禮故曰亦如之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史氏曰傳曰屨雖新不加於冠古人賤屨而貴冠所以明上下之分此屨人必在追師之後王有弁師后有追師王有司服后有內司服冠冕衣裳無非各有

其司獨於屨人總云者以為不足煩二官○鄭鍔曰有舄有屨名官特曰屨人者舄止於朝覲祭祀時服之而屨則無時不用也○徐卿曰屨之方以象地乃列於天官者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屨雖方而陰列於天官是天道可兼於陰陽

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

鄭鍔曰服不同則屨不同屨各隨其服故曰服屨○賈氏曰后三翟連衣裳而色各異故以三等之舄配

之玄爲配褘衣則青爲配揄翟赤爲配闕狄○鄭鍔曰王之爲三赤爲上赤者盛陽之色表陽明之義后之爲三以玄爲上玄者正陰之色表幽陰之義王冕服則爲后褘衣則爲王赤爲之下有白黑二爲后玄爲之下有赤青二爲此爲赤爲黑爲特言其尊者耳○王氏曰司服言弁則曰弁服弁在上也屨人言屨則曰服屨屨在下也○湯氏曰禪下曰屨複下曰爲凡爲之内必有屨屨外又加以爲故云複也屨之與爲理宜同色亦猶裳之與屨同色也

周人衣服大槩三色玄青黑緇之類為一色白素之類為一色纁赤黃之類為一色此三代所尚纁赤周也白素殷也青黑夏也纁赤為上白素為中青黑為下故儀禮爵弁纁裳皮弁素積玄冠玄端三服相次等而上之六曰玄冕五曰絺冕釋文希本又作絺四曰毳冕絺麻衣毳罽衣也詩曰毳衣如璊麻衣如雪三色相次亦可見矣但周人盛服不用白素故烏無白者自漢明帝時諸儒誤讀尚書始為山龍華蟲十二章之

飾而冕服始皆玄衣纁裳故鄭康成謂冕服皆赤舄宜檢周禮注先鄭後鄭不同處仍以後漢輿服志參攷之知漢儒衣服非復周制康成蓋時學耳

赤繶（於力反） 黃繶青句（音劬）

鄭鍔曰縫中之紃謂之繶屨頭之拘謂之絇赤繶者王之黑舄之飾黃繶者后之玄舄之飾青句者王之白舄之飾知其然者舄之飾如繢之次故也若夫黃屨則白飾白屨則黑飾黑屨則青飾知其然者屨之

飾如繡之次故也但言此三者見其他猶有爲互相考也考工記言畫繢之事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黄相次也赤與白白與黑黑與青謂之繡爲屨之飾葢取諸此○史氏曰赤繶所以飾赤舄赤陽色陽以純爲貴男子之服詩所謂王錫韓侯玄衮赤舄是矣黄繶所以飾黑舄黄地道陰以黄爲貴婦人之服禮於后之服屨有里舄是也句約也青約所以飾素屨青陽也素陰也陽動陰静動静不失其節此足容所以重余嘗攷之天子吉事皆舄上公服冕則舄周公衮衣而詩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諸侯服冕亦爲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

是也其他則皆屨而已先王正一身以治天下正一家以齊四海一身之所履萬民之所取正一家之所行四海之所隨衣裳之制俱有自然之意義況舄屨致飾於步趨之際可無其義乎故繶之名則取致意應物之義絇之名則取拘制其身之義皆以為行戒跬步之間皆中禮節則下而臣民敢不取法哉

素屨葛屨

賈氏曰自赤舄以下夏則用葛為之冬則用皮為之

在素屨下者欲見素屨亦用葛與皮也○黄氏曰王與后皆有六服屨人六屨其下又有葛屨鄭引喪禮冬皮屨夏葛屨其意謂葛屨獨施於凶服耳屨人末言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鄭氏遂云祭祀而有素屨葛屨惟大祥時恐非此正明葛屨之所當用葛屨見於經者多不獨施於凶服六服六屨其末出葛屨似對后服素紗為當暑之服士喪禮冬皮屨夏葛屨皆有繶純無他義直以寒暑之宜耳然則屨人所謂凡

四時祭祀以冝服之者亦爲寒暑之當變故大裘祭天先儒疑施於夏至方澤方澤祭地本不與祭天同姑未暇論然服屨而辨冬夏之冝則大裘恐亦不施於夏祭先王觀會通以行典禮豈有當暑而服寒者若言祭則用赤舄黑舄功屨喪屨散屨此隨事之所冝

王氏詳說曰鄭氏於追師其說皆可取若夫屨人其說鑿矣且玉藻所謂享天子諸侯衣服冠佩等制甚

詳未嘗及舄屨不過曰在官不俟屨又曰童子不屨絇又曰弁行剡剡起屨又曰退則坐取屨而已鄭氏以士冠禮有黑屨白屨纁屨之文以意解而廣之夫士之冠禮其可為王后與服屨之禮乎漢儒之禮其可執以為周公之禮乎謂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六皆赤舄韋弁皮弁則白舄冠弁則黑舄謂后之吉服有六祭服之三褘衣則玄舄揄狄則青舄闕狄則赤舄何祭服之多而舄之少耶何后服之少而舄之多

耶謂后之鞠衣黄屨展衣白屨褖衣黑屨何王之屨絕無而后之屨有許多耶況經有赤舄黑舄而已鄭氏乃有白舄玄舄青舄焉經有素屨葛屨命屨功屨散屨而已鄭氏乃有黄屨黑屨白屨焉經有赤繶黄繶而已鄭氏乃言繶必有絇純言絇必有繶純三者相將焉又以舄之飾如繢之次以屨之飾如繡之次不知又自畔其說且既曰複下曰舄禪下曰屨今以白屨黑屨為屨之飾如繡之次又以纁屨為舄之飾

如繢之次是以纁屨爲纁舄又以爵弁爲士之祭服故尊之以爲舄其説愈不可曉

辨外内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鄭鍔曰命夫命婦隨其命而有屨謂之命屨當辨其命之數使無越制而亂其序○鄭康成曰命夫之命屨纁屨命婦之命屨黄屨以下○賈氏曰大夫以上衣冠則有命舄士之命服爵弁則命屨纁屨而已外命婦孤妻以下内命婦九嬪以下不得服舄皆自鞠衣以下故云黄屨以下言以下者兼有卿大夫妻二十七世婦皆展衣白屨士妻女御皆褖衣黑屨功屨次命屨

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為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賈氏曰案司服孤希冕卿大夫玄冕皆以赤舄為命舄以下仍有韋弁白屨冠弁黑屨故云次命屨命屨據婦人而言其實孤卿大夫則功屨次命舄也九嬪孤妻內子既以黃屨為命屨功屨之中有禮衣白屨褖衣黑屨故云亦然世婦命婦以白屨為命屨其功屨惟黑屨也女御士妻惟黑屨為命屨而已○史氏曰功屨以人力為之若掌裘之功裘是也散屨不加功飾所常御及喪屨也○王氏曰散屨則喪記無絇者也

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王昭禹曰以宜服之者各隨其時與事之宜而服之若夏則葛屨冬則皮屨此隨時之宜若吉祭用赤舄黑舄功屨喪祭有素屨散屨此隨事之宜

總論

陳君舉曰王及命夫之服司服掌之其冕弁師掌之而皮枲絲屨皆藏於天官既成而須焉冢宰制其用而宗伯受之以共服御也漢初有御府令掌御衣服

東西織室亦有令皆屬少府費悉出於禁錢不調之
大農而齊三服官亦主作服輸不過十笥其後浸侈
齊官至歲費數百萬而東西織室官之費五千萬貢
禹奏罷之東都織室不別爲令以其令丞屬御府㪚
稍省約至晉宋改御府爲中署然則自漢以下所謂
禮部大常尚無車輿章服之辨況節制自冢宰乎
車服旗常之類大宰得以會計其財物則用度不至
於亡藝禮官之屬得以辨其禮儀等級則所謂用器

兵革不中度終無有也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王氏曰謂之夏采者其復以冕服備采色焉且喪則哀素幸其生故以采色名官○夏氏曰夏采記招魂死事故於末言之○鄭鍔曰此事非常有之事專設一官意者有是事然後設其列於此者亦見當屬於天官故耳○黃氏曰夏采掌復無他

事也特建一官者生事盡而死事始也曾子曰啟予手啓予足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宋穆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於地人主能保其身至此而冢宰之責盡矣復于四郊必以四人

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鄭司農曰復猶始死招魂復魄○劉執中曰王之衮冕生常服之奉享乎大祖之廟者也王之太常生常

建諸玉路乘於四郊以奉祀者也及其始喪則用以為復而莫測其神䰟奚往也故或以其服或以其乘或以其建或之其所往而致敬者或之其所居而素安者或用其所暱而常侍者皋而復之庶幾其神之復而可生者也孝子盡愛之道無不至是以夏采復於大廟也復於四郊也祭僕復于小廟也隸僕復于小寢大寢也○史氏曰人之終也體魄降于地䰟氣無不之以平時所服之冕服所乘之車綏呼而復之覬其䰟氣之識於物以來招之以附于形體而復生非愛其親者能如是乎○禮庫曰夏采

不可強解且依注說

總論冢宰官屬

易氏曰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曰欲齊其家先脩其身欲脩其身先正其心此三者統宗會元之地萬化之所從出也今自天官分而論之大宰卿一人而兼之以三公則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有以格人主之非心小宰掌建邦之宮刑而正其治於宮閫之間宰夫掌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而正其位於朝

廷之上以至宫正宫伯所掌之官府士庶子凡在王所罔匪正人使之日聞正言見正行皆所以輔成君德而納君於當道是固所以為人主正心之端也猶以為未也以人主之尊不以厚其身無以厚天下而護養國家元氣之本正在於護養人主之身故其設官自膳夫而下主膳羞饔亨之味甸師而下主禽獸魚腊之獻醫師而下主飲食調和之味酒正而下主酒漿醢醓之物宫人而下主宫舍幕帟之儀使人主

端居九重心廣體胖血氣和平志慮充溢而後民命國脉始有所恃宜足以享天下之備奉矣而人主之心自視欿然不敢以自安舉天下之財雖曰王之膳服不會而總於大宰者莫不有一定之式玉府掌其器物内府掌其貨賄外府掌其邦布之出入皆有式法以行之及其用之則司會會其財司書掌其書職内以下莫不惟法式之是守使人主不以天下自利而常有以厚天下之利是又所以為人主脩身之端

也猶以為未也六寢六宮深嚴邃密親公卿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宫妾之時多故王者皆以法制裁之夫人不列於官九嬪世婦女御不著其數以見王者嚴於内官之選初不過取而輕擇内宰下大夫之外如内小臣典婦功絲枲縫染追屨之官亦皆上士中士下士為之小夫憸人不得厠迹其間閽寺之徒曾不數十固大異於後世之鳴璫曳組含天憲而握王爵者宫壼朝署事均一體而萬物咸理是又所以為人

主齊家之端莫切於人主之心莫親於人主之身莫重於人主之家大宰皆得以道揆之以至宿衛扈從洒埽使令之徒寢處燕息沐浴櫛纇私猥之事亦莫不皆取正於大宰夫是以政本出於上政權不移於下上下有總攝之政内外無壅隔之勢此大宰佐王之大者聖人治國平天下之本見於此矣

陳君舉曰冡宰一職惟制御天子身畔之人一則環衛之人二則供奉飲膳酒漿之人三則出納財賄之

人四則宮中使令之人葢以此等與天子褻狎或用
内官或用女奚他卿不能譏何所以冢宰盡制御之
秦漢以環衛之人分入光禄勲衛尉以供奉之人分
入少府以出納財用之人分入司農而宮中出入侍
從使令之人分與大長秋是冢宰之職分為三四矣
又曰以今世之官論之自玉府内府而下今皆收入
内藏庫矣自宮人掌舍而下今皆收入修内司矣自
醫師食醫而下今皆收入御藥院矣自膳人庖人以

下今皆御前供奉官為之矣大抵先王所以朝夕親近士大夫在宫中者自漢晉以來稍稍推出至於天子所以自奉養於外朝者稍稍引入試以通典攷之可得一二焉

周禮訂義卷十四